

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

一二九運動

人 民 出 版 社

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

一二九運動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出版

書號：1500

一二九運動

編輯兼出版者：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重印者：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瀋陽市馬路灣)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

(瀋陽市鐵西區浴工街)

字數：105,000

一九五四年三月北 京 第 一 版

印數：1 - 10,015

一九五四年四月瀋陽第一次印刷

出版者關於「中國現代史資料叢刊」的說明

本叢刊的出版，是爲了供中國現代史講授者和研究工作者的參考。內容包括有關現代中國各個歷史時期的重大事件的較有系統的資料。取材以資料的歷史價值爲標準。但有些資料在事實和觀點上可能並不完全正確，因爲沒有更好的資料來代替它，被選進去了。還有些資料雖然重要，因爲容易找到，沒有選進去。

爲了滿足讀者的迫切需要，本叢刊儘先出版現在已搜集到的較易整理或編輯成書的資料。其他將陸續出版。希望藏有或熟悉中國現代史資料的同志給我們以幫助。

出版者關於本書的說明

「一二、九」運動是抗日戰爭前夕大規模救亡運動的開始，影響很大。本書所選輯的，是當時報刊所載有關北平和其他幾個主要城市的學生運動的材料，以及身歷者的回憶。當時北平學生團體所發表的宣言還有幾篇因為無法找到，沒有收進去。

「一二、九」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愛國運動。當時的北平市學生聯合會、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等，都是黨領導下的羣衆團體。本書所選材料，大都是在國民黨統治地區公開出版的。所以不可能寫出黨的領導問題。此次重印，我們並未加以改寫，僅在一些字句上作了修改（如原稱「政府」改爲「國民黨政府」等）。

目 錄

「一二、九」運動前的政治形勢……………	一
從「一二、九」到「七、七」的北平學生運動(蕭文蘭)……………	一〇
北平學生「一二、九」示威……………	三〇
北平學生二次示威記……………	四四
「一二、九」運動的回憶(楊君辰)……………	五一
平津學生聯合會擴大宣傳團下鄉宣傳(張衣谷、王孝風)……………	六一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文件……………	七〇
各地學生運動的怒潮……………	八〇
天津「一二、九」運動的一個側面(齊佑)……………	九一
華北學生的聯合戰綫(江凌)……………	九七
上海學生反日示威及赴寧請願……………	一〇三

上海學生的民間宣傳(魯一萍)	一〇七
廣州學生的怒潮(怒潮)	一二六
武昌學生大示威記實(湘子)	一二二
杭州的學生運動(知家)	一二五
南京學生運動的「復活」(李文)	一二九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爲抗日救國	
告全國各校學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	一三六
北平學生聯合會宣傳大綱	一四〇
平津十校學生自治會爲抗日救國爭自由宣言	一四三
北平各校通電	一四六
中華全國總工會爲援助北平學生救國運動告工友書	一五〇
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一五三
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第二次宣言	一五五

「一二·九」運動前的政治形勢

自從「九、一八」以來，國民黨政府死抱着不抵抗主義的政策，對日寇進行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秘密外交：「塘沽協定」、「何梅協定」、「察東談判」……，助長了日本法西斯強盜在華北得寸進尺的野心。自一九三五年起，在日本法西斯強盜策動之下，親日派漢奸們公然施展了賣國的陰謀，發動所謂「華北防共自治運動」，像一陣濃厚的陰霾，籠罩着半壁錦繡的山河。這一齣傀儡戲的主角們是殷汝耕、宋哲元、蕭振瀛、秦德純等；導演的便是編製過「瀋陽事變」的敵酋土肥原。

在編導這齣戲之前，敵僞們故意製造一些「事件」作為藉口，向國民黨加重壓力，以求「自治運動」能順利進行。

一九三五年六月初，日方藉口有四個日本特務人員（其中軍官一人），被察哈爾地方當局扣留了二十四小時，因此提出抗議，要求「圓滿」答覆：一、懲辦應對此事件負責之中國人員（撤免一三二師軍法處長與參謀長）；二、以互相「諒解」精神，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之事件。為加強這種「諒解」，日軍急調了四萬精兵，駐屯察、滿（即偽滿洲國）邊境，而日本飛機由是任意地盤旋於華北各城市的天空。

六月六日，日軍重要將領於天津開會，會後宣稱「今後行動將以中國當局對日本之要求有無誠意爲斷」。在此威嚇之下，國民黨的河北省政府與省黨部即南移到保定，而國民黨第五十一軍與憲兵第三團亦調出省區之外。

六月十日，日使館武官曾聲明中國當局已應允日本之要求。次日，敵關東軍司令土肥原抵津，表示日本一切要求均係根據一九〇一年辛丑條約，意在「和平」地處理一切，惟「准許華軍駐紮河北省之數目仍未確定」云云。

九月間，北寧快車被土匪劫，傷斃四位乘客，其中有個朝鮮人。此事發生於禁止中國駐兵的「非戰地帶」，然而，日本立刻向北寧鐵路局提出五項要求：一、以防護運輸不週，應向日方道歉；二、懲辦各負責員工；三、保證將來絕對安全；四、撫卹傷者；五、賠償損失。

同時喧囂已久的「經濟提携」又唱了起來，正值英國洛爵士訪問東京之後到達上海，日本經濟訪問團亦到華北各省「考察」，而且聲稱一切企圖均將在「中日聯合」原則之下促其實現。

九月二十五日，日華北駐屯軍司令長官表示：「華北一旦發生自治運動，日本願意援助。」至此，先前所要的那一套把戲，方才露出馬脚來。顯然露得太快了，東京日外相曾一度否認。

不久，日軍首腦們又於大連開軍事會議，擬定了推進「大規模中日提携」的方案：

「先將華北變爲提携之模範，而後擴展至各地。」隨即「邀請」南京政府「根絕」華北一切糾紛，否則日軍將主張令華北擺脫南京之控制。「日本唯在此一條件下，方與南京進行交涉，即彼應放棄一面提携、一面抵抗之雙重外交也。」

在這一番開場白之後，「自治」的傀儡戲才開始上演。

第一幕是「香河事變」。十月二十二日，正值日駐屯軍沿北寧、津浦兩鐵路舉行秋季大會操之際，居然有一批「農民」襲擊香河縣城，且在一日的包圍之後把它攻佔了。據日方傳出的消息，起初說是由於縣長新增了一種田稅，隨後又說由於一個豪紳的「奸謀」，傳聞他是某一位大名鼎鼎的土匪頭的結拜兄弟。日本憲兵即刻由北平出動到肇事地點，他們的藉口是該區在「非戰地帶」之內，不准華軍駐留，而且「農民尙無暴動，中國不必派遣特別的警察去」，他們可代爲「鎮壓」。過幾天，日方宣稱這些「農民」都是「自治」的「先驅」。

十月底，日軍又要求河北省主席商震和平、津兩市長「肅清」華北一切抗日活動。接着，日本的軍憲就在平、津直接動手捉拿一切抗日嫌疑分子。

這時，國民黨的「六中全會」剛剛開幕，還在「交換意見」、「進行談判」。「外交部長」仍在南京與華北的日本侵略軍悠悠的唱着雙簧，講什麼要讓侵略者殺，殺，殺，殺，殺到不忍心時，自會放下屠刀來。

十一月十一日，天津日本報紙發表「華北民衆自治促進會」成立，其目的在「促進

中日提携，反對一黨獨裁，並依據人民願望，厲行冀、魯、晉、察、綏五省自治。」

同時在日本軍事訪問團訪問濟南和太原之後，日方報紙傳出了幾段消息：

「華北人民之渴求經濟獨立，係由南京失策所致，南京現若以武力代替誠意，則東亞和平即將破壞。」

「任何中國人倘欲以武力防範自治運動，必將觸犯關東軍的兵力。」

「華北有強大的自治的潮流，如果發展下去，日本將處以友善而不干涉。」

「自治潮流日益奔放，若企圖阻止，則能氾濫而注成一潭沼澤。」

「我實不知所謂華北陰謀究指何意，這似乎是一種純粹中國內部的事體，日本對此無意過問，除非日本的權益遭受威脅。」

於此可見日本是有計劃地在偽造中國的民意。假着「自治」的名義，要不損一兵、不費一彈地奪取華北。然而，最可恨的是漢奸們跟他一唱一隨，追波逐浪！當時「天津市長」程克等也聯名通電國民黨當局，公然狂吠什麼「恐非俯順輿情，無以挽狂瀾於既倒」。

後來，這五省防共自治運動因排練不週，沒有公演。而漢奸陣營中的急先鋒殷汝耕，搶先於十一月二十五日掛起「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牌子。第二天，「冀東號」飛機就翱翔於平、津的天空散發「慶祝自治」的傳單。這「自治國」的「京都」在通縣，離北平東面約四十里。它的「領土」包括「非戰地帶」二十二縣。殷汝耕原是國民

黨特派的「勳密區行政督察專員」，如今搖身一變，現出原形，投在日人的懷抱裏去做土皇帝。這是「自治」傀儡戲的第二幕。

同日在天津，一大批「自治運動者」遊街示威，坐着汽車散發傳單，反對南京政府，反對白銀政策。……過了幾天，有七、八百武裝的什麼「中國人民聯合自衛團」，佩着「敢死隊」的徽號，襲擊市政廳。天津市民委實看不過去了，乃羣起而攻之，這批「敢死隊」方才倉卒棄甲竄逃。

殷汝耕粉墨登場之後，全國一致聲討，國民黨政府懼於民意，曾下了一紙通緝令，可是同時仍在進行「談判」；委派何應欽北上，設立行政院北平分院，委何爲主任，並發表宋哲元爲「冀察綏靖主任」。

對於這些措施，日方即刻表示不滿。有一個日武官說：「這無異於火上加油，中日關係需要重新調整了。」同時聲稱：「任何有礙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軍事行動，均將違反塘沽休戰協定。」於是，何應欽飛返南京。殷汝耕自然逍遙法外，高枕無憂了。

這時，全國各地以及海外僑胞要求保衛領土，維護主權，反對華北「自治」運動的通電和宣言，又像藩陽事變之後一樣，天天在電波中激蕩，在口頭上傳誦。成爲全國抗日救國運動的鼓勵和希望的，是中國共產黨自「九、一八」以來對抗日救國的號召。這時，中國共產黨中央八月發表的，號召停止內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以達到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總動員，實現武裝抗日的「爲抗日救國告全

「國同胞書」強烈地觸動着每個人的心弦，增強了人民抗日的決心和力量。而國民黨却還在「容忍」，認為「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這時文化城裏，人心惶惶，謠言紛紛，傳說宋哲元受漢奸陳覺生、蕭振瀛等的慫恿，暗暗地也在與日方「談判」，之後，宋電京「請示」。據日方傳出的消息說電文的內容是說「自治」運動勢已無法制止，請「中央俯順民情」；據中國方面傳出的是說倘日方再加壓迫，應如何應付；可是日軍代言人的談話却說得明白：「我們有時向中國人表示過一點意見，而自治計劃是中國人——官民雙方自擬的。」

原來宋哲元的這一電報不過是一種煙幕彈，好給第二步行動鋪一條路而已，那就是要冀、察兩省獨立！這時國民黨又派何應欽北上，何應欽抵平後，與日、宋兩方如何商談，一般人不大曉得。但從下列的幾段事實可以尋出綫索來：

天津「大公報」在社論中主張維護中國領土完整，而被查禁；

北平故宮的古物開始南運，清華大學要遷長沙，東北大學要搬太原；

一些學界名流訪謁宋哲元，勸他「擁護中央」；

日使館邀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談話，在日軍營中留了整三小時，方才告辭而退，日本飛機天天在故都的天空轉來轉去；

教育界準備上「最後的一課」。

到了十二月七日，全城紛傳事態業已「和解」，南京亦已「批准」，準備於十二月十

六日成立「新」的政治機構——「冀察政務委員會」。「遴選」宋哲元任「委員長」。一羣落魄的安福系軍閥官僚們都「榮任」委員，所差的僅是殷汝耕「落選」，和日本顧問沒有被「敦聘」。當局十分「慶慰」，因為這一面既能「滿足」日方的要求，另一面又能「保持」中國主權在華北的某種程度上的「完整」。

青年們看得很明白：親日派漢奸們倘不便整批地拍賣中華民族，他們不妨零星地把它平價出售。「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立，不過是表面上想用巧妙的手法遮掩人民的耳目，而實質上，冀、察兩省又做了「睦鄰」的禮物。

國民黨政府的賣國、獨裁的反動政策，使有良心的中國人民却不能再「容忍」，使以民族的利益高於一切的學生青年們却不能再「容忍」！在每一個人被壓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在全國人民憂慮着祖國安危的時候，出現了偉大的奇蹟：自一九三四年十月開始長征的中央紅軍，這時（一九三五年十月）到達了陝北，並和陝北紅軍勝利會師。紅軍在征途中，打退了數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通過十一個省份，跋涉二萬五千華里，越過了人跡罕到的雪山草地。這一英雄的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使全中國、全世界相信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是不可戰勝的力量，相信了爲着戰勝正在得寸進尺的日本帝國主義，非要依靠中國共產黨不可，非要停止「反共」的內戰不可。長征的勝利使全國人民對於革命前途和抗日救國運動的前途有了確信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下，北平的學生們像醒獅一樣怒吼起來，把「九、一八」以來鬱積在心頭的仇恨和憤懣發洩出來！

同時應該指出，當時有些國際間的情形，也給青年學生們一種認識與啓示。

最可促使人們警醒的榜樣是阿比西尼亞。這個僅有五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家，無論在土地、人口、資源、軍隊、文化那一方面都比我國弱小，比我國落後，可是竟能對勢力與日寇相伯仲的意大利抗戰了幾個月，不斷擊敗意軍，保持着民族的獨立與尊嚴。這說明如有全民的團結，必可抗禦強暴。再有西班牙的青年與人民爲祖國的解放進行了前仆後繼的英勇鬥爭，這不單給人們莫大的激勵，抑且使人們痛恨德、意法西斯的無恥與野蠻。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更給人們極大的興奮與欣羨。看到蘇聯男女青年們平等的過着自由、快樂、幸福的生活，欣欣向榮地努力於新世界的創造，使人們感覺到只有實現民主，這個古老的國家才能真正的求得解放！

再看國內黃河水災、陝西旱災，有數不清的人民陷在水深火熱之中。再看到「一、二八」之戰，日本自誇六小時可以佔領上海，結果三易主帥，還不得逞；喜峯口之役，敵兵雖然強大精銳，還是屢遭挫折。可以見中國兵士之奮勇，民衆之艱苦，只要軍民合作起來，必能給打擊者以打擊。

這種種因素，天災人禍，內憂外患，養成了無數覺醒的學生青年們抗日救亡的心理。在那時形勢下，民族意識的覺醒程度已經普遍地提高了。大家逐漸認識到唯有「停止內戰，團結對外」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出路。

是在這樣「可怕的冷靜」的時候，在我們民族的最黑暗的時候，北平的學生們站起

來，用行動來進行反抗了。

在十二月三日，北平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通過了「發通電表示否認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運動，並反對任何脫離『中央』或類似之華北『自治』組織」，及「聯絡平市各大中學校發起大規模請願」兩議案。同時北京大學學生會發表宣言，有同樣的表示。清華大學召開了全體大會，也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並發動全校及北平各校學生請願遊行，向國民黨遣派來平負有特殊政治使命的何應欽陳述人民對政府的要求。經過了數日的籌備，在十二月八日，學聯在燕京大學召開各校代表大會，議定了請願的路綫與時間。燕京大學最後的一趟汽車把各校代表與第二天行動計劃載進城來！

第二天，抗日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在十二月九日之後，十二月十六日又舉行了一次規模更大、人數更多的大示威。那悲壯、激烈、雄偉的精神真是可泣又可歌！

原載「二二九」與青年」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出版。

從「一二·九」到「七·七」的北平學生運動 * 蕭文蘭

「一二·九」——「一二·一六」

一 「一二·九」前夕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前夕，人心的不安和苦悶是空前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在訂了塘沽、何（應欽）梅（津）兩個賣國協定之外，又頒佈所謂「睦鄰令」。一切抗日愛國者都犯了「危害民國」的罪。漢奸到處橫行；如香河事變，冀東偽組織成立，大小漢奸公開在平、津街頭結隊遊行，「天津市長」程克等聯名發出通電，提出「華北五省獨立」，日本憲兵、國民黨特務到處捉人。弄得人心惶惶，不知何刻大難來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清華大學等十校學生聯名發表的宣言裏會描畫這個黑暗的世界：「冀都以來，青年之遭殺戮者，報紙記載至三十萬人之多，而失蹤監禁者更不可勝計。殺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復加以毒刑。地獄現形，人間何世？」一般青年學生當時有個共同的要求，

• 原題爲：「北平一二九運動小史」。